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七

聖湖——高汝斌——輯

建武 余日登 參

高 馮 校  
高 化

巳酉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講實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  
安定德勝二門百姓爭入避難兵部請申飭經營添設  
哨探事下部

民間傳言 聖上曾于禁中登高臺而望謂烟塵未  
起祇是虛傳後果然

○蒞遠總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餓非但不  
能禦虜恐生中變不報○起原在吏部郎中顧憲成爲

光祿寺少卿累辭不赴。○兵部請上發內帑以給邊餉。謂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舍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督那移。令其日後補還。不報。○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獻迨至涼師。

二月大學士葉向高疏請點用禮史二部尚書銓衡典禮事務。頗多勢難停滯。不報。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

拜竹何寒  
降也無降  
事必廢化  
甚非公平

郎楊道賓在事供職又陪祭時忽眩仆墮中至今未醒  
卽本部之事尚不能理况能兼攝嗣後復以孫丕揚上  
請乃特點之

云留惟村  
之命豈不  
不俟旨而  
行者在小  
況且不可  
况爲大臣  
身然以行  
乎

四月吏部糾擅去諸臣工科孫善繼劉道隆長往顧天  
峻等出都咸不候命議處有差○戶科劉文炳請召直  
臣鄒元標于田間不報

五月復起孫丕揚爲吏部尚書丕揚以受事兩月所推  
上大僚疏一槩不報春夏遊官吏以吏科無官不得  
領引因自劾求去上慰留之○河南道御史史學迂

奏請枚卜空訪之在藉在朝不分南北不必詞林擇其

其說久矣  
甚自神淵

是今事不  
能行

才猷夙著，雅爲物望之歸者，盡置揆地，弗以祖制爲  
辭，不報。

葉向高曰：此是天下公共之官，何必以一途拘定，惟  
是言者皆以祖制爲辭，則恐不足以動上心。蓋  
祖制此官，原不稱相，只備顧問，故以詞臣爲之。如楊  
文貞輩，起自他曹，然皆改編修、檢討而後入，卽以  
世廟之眷張桂，亦皆如此。其以外衙門經入者，惟王  
毅愍、楊文襄二三人耳。以二百五十餘年，只二三人，  
遂以爲祖制如是，則不考之過也。故今日只言輔  
臣當求賢才，不拘內外衙門，則可必以祖制爲辭，  
則失之矣。

知言哉

南京御史劉蘭奏言：李廷机以一籌莫展之身，值百口  
交攻之際，啓通夷之大釁，當揆地之前，才罪不可追，而  
職無所效，亦安用此具臣爲乎？

廷机弄權一月，而人言蜂起，屢疏懇辭，留中不報。最後伏闕辭朝，寄居蕭寺，計半載有餘，乃得予告，大郡清介之品，或以器局偏狹而攻之者，遂絕為章金戴王行賄與後欲徐其一，生砥礪，故御史葉永盛極辨之。昔錢夢阜論沈鯉貪污，鯉不辨，而曰貪污之罪，臣任之矣。蓋自信之素也。異日廷机易名文節，而永盛之論定。

御史鄧澄叅大學士葉向高以票擬為尋常舊套，向高疏辨奉職無能，請以資序為據，將一切本章發次輔李廷机票擬。上溫旨慰留。

高汝杖曰：閣臣止有票擬一事，諸疏不經簡付，若付之，票擬不當施行之。葉闕臣當首任其辜，然多留中，使閣臣無可擬票，或擬票矣，未經批紅傳發，又或具得相催，並寢不報，且奈之何哉！此亦時勢之最難者矣。

南京御史曾陳易奏言 祖宗付託至重 東宮廢學  
堪憂懇乞 皇上亟命 皇太子出關聽講外選二三  
官僚諭之講論經史之外更輯古今治亂興亡之迹逐  
款開說不報

高汝棧曰 皇太子深居春宮弗親講筵五年矣關  
臣請之不得 都臣請之不得 台省諸臣累疏請之亦  
不得 誠不知其何故 其睿聖 夙成 迥與 諸王 異 故 拮  
 茆 繇 分 而 儲 位 益 定 一 日 聖 壽 同 諸 王 入 賀 賜  
 以 玉 帶 卽 下 階 作 舞 謝 上 上 顧 謂 諸 王 曰 汝 兄  
 讀 書 禮 義 汝 富 致 之 又 一 日 賜 以 慈 慶 宮 居 住 帶  
 道 內 侍 覘 其 坐 向 皇 太 子 北 面 謝 恩 訖 遂 延 西 向  
 坐 兩 侍 回 奏 上 亟 稱 知 禮 知 禮 上 心 愛 皇 太  
 子 如 此。

山東巡撫

揭報牛妖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犛牛二

此亦邊保  
惟建酋為

可憂而

無空虛性

越為甚

事計者文  
子孫

隻兩頭三鼻四目二口。○前遼總督王象乾奏言遼虜  
猖獗請給兵餉西虜頭目十人共聚精兵五萬餘要犯  
鐵嶺衛等處暗扼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  
者加以重罪其勢甚兇倘更與奴合謀東西並舉遼東  
孤鎮奚以支吾。上命發帑募兵以拯之。○奴酋遣子  
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閔故寨已又闢入靖安堡聞那  
林字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之已勒騎往撫順閱脅  
莽骨牛酒已又勾西虜爭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吏  
日夜告急時熊廷弼按遼議添募兵及改三協允寺馬  
炮鏡甲急撫北閔收宰煖以折其謀。○南京御史蔣貴



忝內監陳永壽夙稱姦狡肆行無忌冒破工程物料侵欺御用錢糧賊私百萬的確有據卽皇極門工自許承包秋杪工完今既徂秋涉冬未立一柱駕言皇上不允而避之以爲利伏乞大奮乾剛嚴刑正法不報○御史王萬祚疏言國勢傾危亟圖消孔以終盛治是時齊魯淮徐流民載道荒蕪罕治民楮五月不雨三農失望長條現而赤地飛蝗起而蔽天無登塲之稼無入土之麥陂隄萑葦盡充蠹食彌望皆秃村塢壞垣半是鹿場迹亾殆盡及至兩浙閩廣江右泝號肆虛洪禱漲天幾爲蛟龍窟穴秋試改期二百年未嘗見此晉楚宋豫

遼人呼秀  
才爲郎中

補文

延邊省郡無處不報災無處不請救飢寒洶洶誠可寒  
心○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雞籠淡水侵閩廣朝議于  
釜山港開市東島商船歲以二十爲率事竣卽回海上  
嚴勅舟師以待○虜入錦州屠戮遊擊李惟喬擁兵不  
戰總兵杜松希圖冒功名爲搗巢實今內丁中軍乳斬  
塞內士民婦女郎中充數狀極慘毒是時士民六百餘  
家皆爲夷鬼生員李天戌妹逢兵欲奸之願斷頭不願  
脫衣而死遼人恨惟喬入骨縛草爲人書其姓名跪于  
虜所殺死官民之前罵擊碎之旋置復擊李反以杜松  
援引之力報功轉陞

張爾日予囚是而有威于萬里遐荒之外武弁之惡  
肆醜其肉不足盡辜貨州永赤善市摩泥惡弁張神  
武掠劫淫姦敢變地方諸士之妻孥產業遭戕殆盡  
生員吳加臣因而請闕請命爲其所執夾打至死貞  
生陸登巖鎖禁五年莫必其命竟無敢白寃者豈不  
痛哉

是年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  
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  
判異形怪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塔二千  
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衙舍傾壞無筭山  
東蝗旱畿南真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福建鄉試  
臨期大雨以十二日爲初試浙江初試日大雨水滯三  
尺士子多爲校死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大學士葉向高請皇太子及福王出閣講學不報左副都御史詹沂祭酒周如砥相繼封印出城事聞上命各冠帶閑住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充主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南京御史劉蘭奏言議論多岐讐譁乳政負病含垢藉建白以遮身藏頭隱形冀挽遇以欺世若吳道長等類是烏測之墨也葉向高之不可去李廷機之犯公惡此耳目之所共明顛倒事情眩惑視聽若守俊等類是駢枝之說也金士衡老成持

神學時請

臣奏疏有

極伊痛快

者亦有支

那等語者

總之十九

留中故諱

臣當意極

重見義。必為段。然修察自好。人所共信。奈何妄議者。便  
已之私。乘人之急。不顧分義。圖為箱制。若錢策等類。是  
含沙之射也。身凡失足。且從旁而救。破甑言。或及已。又  
乘爨而肆狂鋒。事體乖張。法紀倒置。若蔡獻臣等類。是  
鳥窮之喙也。議謚一節。楊道賓集議于先。吳道南斟酌  
于後。總得竣事。始有歸者。乃據拾浮言。混淆公道。徒徇  
私意。妄騁機鋒。若鄭材者。是凡蛙之噪也。祛私懲躁。是  
在。皇上一轉移耳。疏上留中。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騏。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  
差。○工科給事段然。恭內官楊一魁。畏罪架檣。蜚語中。

傷乞下 明旨懲奸以清積弊事下所司○戶部尚書

畢備卒

緒形貌不踰中人瘦若山溪之瘠年九十二三府存問別歷三朝尚書四部大臣中尊而且久莫可儔焉  
吏部尚書孫丕揚奏留朝覲俸深各官一爲朝廷存舊章一爲地方省勞費一爲銓部通選法下部知之

舊例州縣官歷任二四年卽與陞轉于時仕路壅滯州縣入九年不轉新進士應選無現缺故丕揚設法  
留、題

前遼總督王象乾報虜賊四五萬衆侵犯遼陽該地方道臣卽立家未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勅該部另推就近才望官員立令到任辦濟邊防疏下部

皇明通志卷之七  
四川京師風霾殺天旱魃作祟自畿輔至山東河南山  
西巴蜀等處兩年無雨三農久廢蝗起河竭天鳴地震  
妖異出現殊甚可駭上命發帑五萬冷粟參十萬石賑  
濟飢窘○遼陽巡撫李炳奏言達首願去車價減貢夷  
退還地界奴兒哈赤差遣火真稟驗貢本又續來回話  
朝貢事宜炳以奴酋慕義相從相應准從以安反側姑  
行養宥的確事聞于朝部覆遂許之

高汝栻曰奴酋狂逞自李成梁趙輝以來三年不貢  
臣請加至大勝長定兩驛兵敗劄積尸盈野乃  
賞高練兵信賞必罰厚施以誘華大勝立而斬乳父  
漢壽牛以祭天統全家精兵提北關而窺廣寧日引  
至兵登我靖安換扇關累石塞路關口把截山下隱  
伏以待命如對待敵也

一利乃又勾串西夷彼亦何畏而求降我我亦何恃而  
違信其降且就其來文釋之如曰我夷吃者穿用俱  
望中國爵祿衣糧其安心已見又稱青天王帝神之  
照鑒祖祖輩輩業卷俱存明者我以不費又託  
言草地人役知道甚麼隱然露臺首部落群逞之志  
辦我以不得不厚賞曩貢夷入關計一千五百名隨  
從釋髮莫知其數今縱請十人准二人則尚有數百  
入簡選而來是開門延敵藉寇兵而濟盜糧也縱火  
不滅遂至燎原異日撫順之蒙大都隴于此不知邊  
臣何故而述許之

正陽門箭樓穴正陽門雄峙百雉卽季樓不能登且磚  
石交砌卽祝融不能入况店棚一星之火始起甚微遂  
能烟焰踰日悉爲煨燼蓋此門爲朝廷華夷御臣民而  
設豈以皇上久不臨御故以此彰傲耳諒非可戩于  
適然之數也○上傳聖母傳諭欽降銀十萬兩給



聖丹仁德  
如天

自上以至  
陝獻晉國  
聖母之厥  
濟而然也  
總是聖丹  
之仁德

該部差官賑濟自春至夏雨澤稀少旱魃為災小民飢  
饉故有此欽降因命務使小民得沾定惠以仰體憫息  
元元至意上復撤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共五  
萬兩及中宮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並給該部差官賑  
濟又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陵墳各門廠等處  
各捐俸資進助賑濟亦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  
大學士王錫爵卒贈太保謚文肅錫爵禮然若不勝衣  
而強毅方正之氣觸事輒發延接士大夫遠近扼損執  
禮甚恭而意所不合亦不輕為假借憐才愛士推獎後  
進如不及江陵奪情事起為吳趙二翰林營解至牽裾

數言足當  
十齒百本  
疏矣

直言有所不顧。及廷杖贖而送之。比及江陵。奪情出。錫爵乞省。覲歸。人謂州君不有父。而君顧省父。以形若短。君何責相君之深也。錫爵曰。吾自知有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自有情。而自奪之。卽從吉。吾意其顛之有泚矣。其後爲東朝事。密揭而入。取揭而去。微有人言。亦不知

真偽否也。

錫爵太倉人

○南京御史王萬祚奏言。御用監浴

部備辦門殿陳設等木料。姑舉其卑中。一。二言之。如三千斤之白檀香。三百七十株。丈餘之花梨。二百二十株。丈餘之紫檀。一百二十株。徑尺之烏木。二百二十株。長二丈。徑二尺之鉄梨。長五丈。百二十株。之川楠。六十五

上用粗而  
下得其精  
上則少而  
不精其多  
上欲然而  
下受享其  
利即謂的  
隱字字透  
弊

萬之貼金諸如此類皆海外嶺南之產樣式甚大不比尋常無論湖閩部庫之銀不足即足矣必至非刑拷比使百姓納銀于官司若絳商人令貿易于險遠則無歷無翼之物何錄登重屋華廡之前况粗爲上用精人私囊其二三爲上用其七八又入私囊該監享實利聖上受怨言深爲可恨○大學士葉向高以章疏不下東宮不講讀杖卜不行起廢考選邊餉皆置之不行屢疏求去台省遺書向高責其不能率九卿勲戚每日伏闕慟哭于宮門又欲其以死爭之向高曰伏闕事我朝兩見未嘗一聽每次杖死數十人大損正德况正德

善故事之  
不可過激  
也老成之  
言留多丁  
體同

嘉靖間止爭一事其餘盡置不講今之事多矣將何所  
指乎抑將槩言之乎毋論上之不聽也幸而聽一二  
事矣其他之不聽者則又將伏闕乎久之亦以伏闕爲  
故事矣則宜該部連疏苦請而躬于文華門候旨稍如  
伏闕之事冢宰以下咸以然故衆喙遂息○淮揚巡撫  
李三才上疏乞休其疏言曰臣于八月初三出示停止  
文移令淮安府收貯候代者批決擬于八月十二日移  
駐境上不意臨期病篤寸步難移又復中止惟皇土  
憐而赦之于是南道糾之日三才明以不欲去之心伴  
示不欲去之狀其聲言移駐者不過以欺下官小民其

駕言病重難行者。且併以欺陛下。又曰。不言去。則不見其恬退。一移去。則不可復返。是以謬爲榻上彌留之數語。形之章奏。冀以結此套局耳。○兵科職方司郎中錢策。劾淮撫李三才。貪污已著。并劾南京工科給事金士衡。戶科給事段然。黨附三才。乞一併罷黜。三才被論。以來糾者保者。紛如聚訟。勢若對敵。繩引蔓延。卒無寧期。總之三才見義必爲者也。如魏允貞之含冤。則申救。陳增之壽民。則摧挫。權奸之誤國。則斥逐。氣魄才情。儘堪揮霍。然檢押不周。防閑不密。酷好古蓋。出于天性。以大刀濶斧之精神。責以皜然不滓之純操。不能矣。士衡段

才情氣魄  
八牛舉出  
三才伎倆  
檢押不周

能行古直  
烈出三才

心華

國歷一論  
征中肯綮

二部關係  
皆急

乃續社漸

然力保三才而科臣劉時俊與金段互爭日語因爲  
抗故策有是疏○大學士葉向高請補戶禮二部尚書  
蓋戶部事務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  
無人批收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爲  
困急禮部則頒曆賀冬皆其所典如進貢番夷六七百  
人送至停滯不能發遣留一日費光祿寺一日供給此  
關係最急故屢請○吏部侍郎孫繼臯卒贈禮部尚書  
高汝斌曰繼臯無錫人時妻江有女仙化乞爲之傳  
臯固謝不敢謂無神仙也又曰人至春秋方開盛事  
出大臣家勢且上聞吾恐安期夷門之說從此興  
矣人服其遠識

十二月二十四日東宮第五子生是爲今上生母

選侍劉 是為孝統皇后

高汝斌曰崇禎七年十一月右諭德許士柔上疏言帝王之世系不可畧實錄之掛漏不可解本朝實錄即古帝王本紀史家編年盡意也其中提綱章目最重且大莫若聖明述作世系相傳之際故總統之則父子毋后之倫書之必其各分統之則兄弟同宮異殿之序書之必其明惟明且倫乃為實錄此定體也職案原錄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先帝第一子生命廟諱某孝和皇后出此是廟首生之自所當書也後三十四年丙午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帝第二子生命名某孝和皇后出迨封簡懷王三十七年巳酉七月先帝第三子生命名某選侍王氏出三十八年庚戌十月十六日先帝第四子生命名某選侍李氏出凡諸王遁生之自所當書者也迨至我皇上鳳乳龍興之瑞孝統皇后們天懷日之祥實在萬曆庚戌間則聖母族所自出封號所自隆錄中國當詳載皇上躬教之年聖誕之日定名之與帝邸之流錄中尤當表明蓋必如是而後倫倫序明今開實錄有非可解者則問以皇上躬教之年聖

誕之曰不書也。命名之典。唐郊之號不書也。更考  
聖母出自何氏。族受何世。號不書也。而且編及諸王之  
生。與所生之自。花萼相輝之盛。鳴鳩並向之仁。不書  
也。所書者。三十三年乙巳。先帝第一子而已。夫先帝  
實生五子。而何以獨紀其一。皇上實有四兄。而何以  
竟選其三。使諸先帝寶錄者。謂聖躬之誕。降果何辰。  
謂聖母之發。前果何姓。謂其間花萼相輝者。更果幾  
何人。是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缺而不書。  
晦而莫辨也。職所不解者此也。又曰宮闈更有大典。  
今日不容不著明者。孝元自皇后先帝之元配也。迺  
青宮承華春。則當以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書。辭御  
以正其終。今錄弗書也。天下後世考先帝配元之始。  
將何徵也。孝和皇后燕廟之所鍾。發也。在承寧懸矢  
之辰。宋已千萬曆二十四年三月書。封號以著。有初  
至景殿。驚霞之久。必當以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書。辭  
御以著。有卒。今又弗全書也。天下後世考嘉廟祭祥  
之始末。又將何徵也。至孝純皇后之辭。御日月已載。  
諸祀典。而其年勿著于錄中。此又當議載者也。職所  
謂總紀之欲。其條分紀之欲。其明者也。此係 皇宗  
世系言之。極其詳。祇敢條錄之。以待參史者焉。



辛亥萬曆三十一年

正月吏部請考察日期兵部請考選軍政考察日期原  
擬正月二十八日聖諭以在二月初三逾數日又不  
下院部待此旨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旨以一體  
考察既已遲延必至耽悞至考選軍政以上兩月未得  
允發外奔乘之而為非人心因而疑駭豈可泛常視之  
而不以為意○南京刑部尚書李楨不候命下擅自出  
城上切責之舊制大臣四品以下官請告每一疏即  
允三品以上請告至再疏三疏至四疏五疏而極並未  
有十餘疏猶不聽者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如輔

臣李廷机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歲疏至百餘困苦無聊人人嘆息廷机又屢次叩關莫回天聽情極計窮此李楨所以飄然長往也

高汝斌曰嘗觀神廟時大臣數被攻擊稱病求去盡廢面議聞命之日促裝就道早夜啓行帷車而去故舊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辭謝遲遲自謂得請故作出焚之想皆內合悻憤外示狃絮既非人情亦非臣禮吾甚不取况未奉君命掛冠而去乎楨雖重病不能步履然而擅自去職迹于無君矣不知在高帝世宗時果何以處此

兵部尚書蕭大亨卒贈少傅兼太子太傅久歷邊陲延攬諷度凡地形險易軍儲贏縮將吏能否虜情向背皆洞若燭然當西陲主戰東事主款皆與石星抵牾雖

嚴旨切責而卒不奉詔其持平秉公類如此。大亨臨○清人

御史喬允升疏叅錦衣衛掌印都督王之楨因聖躬  
違和親提禁兵權傾內外安危利藹包藏禍心大小臣  
工危疑惶眩莫知所厝疏入下部查問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災怡神殿者天子之宮也上應

勾陳高厓深遠一燭之火亦豈能燎而意燄于一夕  
此必有神物憑之當其烈焰方張人力莫救內震慈寧  
外走百執下動六軍萬民都城如沸舊歲皇極門城門  
箭樓一時俱燬今怡神雖係空殿然去奉先甚近祖  
宗之靈不無震驚未可爲細故而忽之○用京御史張

養正奏承天守備太監杜茂不法諸狀自承天有儲監  
鄂人呼爲太府從來問左齊民性命家產任其塗粉酒  
不如意間能勉強支持不受傾軋者一二青衿而已自  
杜茂入境倚藉 璽書虛張聲勢知縣李來命講禮不  
合以茶扛事囚之罷歸擅造三百斤大枷枷死陳鑑等  
十餘人校丁陽忠等犯該大辟借 旨威迫府縣悉從  
寬假凡諸生有完租細事語言相觸者輒便噴奏司房  
簡鏞等以數十萬家財豪于里欲邀諸生色笑咸鄙不  
與遂耽耽虎視恣結心傷乘陳奉入部激變遂請族杜  
茂以鼓噪爲名陷生員范宗周等二十餘人進首就迫

王康國賢  
也亦有  
六備護耶

家破人亡，織成數百年未有之獄。縱指揮校尉大肆掠殺，守道萬振孫幾于不保。一時守令飲恨吞聲，疏上昭中。○大學士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令地方官多方賑濟許之。○命削御史金明時籍爲民。明時奉命巡閱吏部侍郎王圖之子爲寶坻知縣，屬明時監臨。明時疏劾之，其中偶犯御諱，丕揚與王圖皆東林也。遂舉明時犯諱以聞。時閣臣向高知之，三次移書勸止，又命中書官取出其本，而丕揚堅執不肯從。且有怒言，不得已聽其自上。日暮時，中官送本到閣，傳聖意甚怒，卽令定罪。向高曰：一時失于檢點，非敢故意。

高此等  
足見其  
心寬恕

輕忽不足深罪。卽有微罪亦當下部議。閣臣安敢定擬。內官謂如此則不敢回奏。往復久之乃去。次日文書官復至。閣中令傳諭謂明時一疏兩行之中。干犯者再不容輕恕。閣中如何不肯定擬。向高再三爲解。始擬降級。再下改票削籍。聖怒始釋。是時明時亦惧有不測之禍。托人言于向高曰。苟得脫身削籍爲幸。自明時削籍論丕揚者藉藉矣。

五月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時春夏久旱。二麥無收。正喜得雨。又復過當苗稼。盡爲損傷。○吏部尚書孫丕揚上疏乞

休。上出溫旨慰留，并蕭雲舉、許弘綱各不允辭位。時王圖爲吏部左侍郎，北察凡非東林者必去，史繼偕爲南京吏部侍郎，南察凡非東林者必留。先是史記事，軒察典未行之前，極論內閣日時行、錫爵一貫、廢廷杖、衣鉢相傳、將及顧天峻，并論沈思孝、周孔教等違察典，既舉御史金明時名在察中，乘留中未下，遂上疏攻王圖，并及其子，又波及史記事、徐縉芳，又疏攻圖及李三才，顧憲成，丕揚怒，明時撓乳大計，先以疏中詞犯御諱者，明時罪，明時復疏攻掌察科道湯兆京、曹于汴，已而蔡

崇、疏攻王圖，以救明時，舉朝分爲二黨，群起交攻。

東林者以王圖顧憲成李三才爲戎首攻之者金明時  
秦聚奎劉國縉鄭繼芳朱一桂王三善周永春徐兆奎  
姚宗文高節王萬祚張鳳彩趙維茂徐紹吉歸子顧馬  
從龍周達王紹徽張延登趙典邦元詩教孫光裕田生  
金吳亮嗣官應震劉廷元張銓毛一鷺趙宗孟韓浚金  
汝諧劉光復攻非東林者以顧天峻湯賓尹蕭雲舉爲  
戎首攻之者史記事李炳恭湯兆京丁元荐徐良彥馬  
孟楨吳忻吳炯張養正喬允升沈正宗洪文衡李邦華  
曹于汴吉人賀煥李朴錢春周起元劉策李徵儀宋若  
吳良輔魏雲中孫居相劉宗周朝廷棄訟者幾年至今



未息。○工部侍郎劉元霖言錢法凌替謂私鑄之禁以其與國家爭利權也。惟平價以示銅商買無俾于官買而私買者自息。

八月遼東大捷。兵部請先發銀二萬給賞不允。○南京戶部員外曹師建接管銀庫清查西庫該銀一十六萬零。止存一十四萬六千內。少銀一萬二千。尚有老庫未盤事聞。上命離任者聽勘待贓有歸者。後分別輕重議處。東西老庫三庫錢糧不下數十餘萬。歷來相沿舊規。未有差滿不交盤者。而起自荆之琦之琦聞計告歸。接官劉可法亦付不問。及可法滿而史啓元周崇惠莊

毓慶、陳幼學、題襲不一清理。茲師建與幼學交代。宛符就裡破綻。銳志厘奸。乃始覺察。在蔣十餘年。祇憑紙上空言。百萬錢糧。竟爾委頓。法紀廢弛。弊孔多端。一至于此。○御史張邦俊請增浙閩秦魯四省解額。比歲南北畿以選貢不常。時有增減。而貴州文學浸盛。奉旨廣屬特增五名。遼東亦增五名。則浙閩秦魯極于常例。不稍為變通。非所以為平也。邇來鼎甲之盛。莫如閩。元魁之盛。莫如浙。宰執之盛。莫如關西。而齊魯得傳南宮者。獨甲于江以北。空于浙。福各增五人。比江西之額。于山東增五人。比河南之額。於陝西增十名。比廣東之額。事下

部議

九月兵科給事宋一韓請皇太子出閣講學皇太子春秋十有八歲輒講讀者六年閣部臺省諸臣屢請茲六韓疏及不報○朝鮮連歲送還漂海人口盡係通倭之徒兵部覆准盡發西北極邊充戍通倭一事利害最大初間猶是好恨射利杆罔今良民且爲之積漸不止非但倭能禍閩浙閩浙人皆倭矣閩浙當事者亦條陳其意部以此輩法當重處以閱說者多故不得已循例發回本省御史李邦華上疏以言此輩明係是盜本國甚受其害若發回本省是送之還鄉爲害何已其言甚切

請上御殿  
是允華臣

充戍極邊人心快甚

十月 皇上靜攝將二十年臣民思視已久時惟孟冬  
禮空頒曆閣臣因上笏奏請謂 皇上御極頒曆已四  
十次而 聖壽適逢五十 聖母又將屆七十乘此頒  
曆之期御文華廷見群臣維新庶政 上竟傳免○工  
部請 皇極殿門擇日墜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時左  
右二門已建 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于今做成木  
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爲可惜今迺寒  
已迫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墜柱年復一年更復  
陰陽拘忌則建愈爲無期工料付之無用當此匱乏之

時豈堪此哉。○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延緩大捷，與薊鎮宣大閱視功次故事閱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厲邊將。前此一番已經寢閣，今次名爲三年，寔是六年，閱票四次發擬，俱復留中。且九邊一體不可異同，甘肅之捷功敘而延緩，獨否陝西之閱視已敘，而薊鎮宣大獨否，此非但人情因此缺望，而揆之政體亦似不平。兵部屢請開揭繼之，其如天聽之高何哉。

此番所敘總督如蹇達馬鳴奎劉四科連標霍嗣等已物故，河清難候人壽幾何，可勝嘆息。

十二月 上以遼東警急，命戶部發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

王貴妃即  
左和皇帝  
結廷謝述  
後遼東時  
甚有益子  
遼

戶兵二部共七萬兩赴解以爲募兵充餉之用并命發  
復屯田以助兵餉 聖上計及遼餉嚴勅加意屯田真  
聖明之遠慮但諸邊告急奴虜又最強而可慮年來奴  
之教訓已久選士練卒非丁壯不列行伍法在必申賞  
在必行苟騎射之精工解裝而衣割愛而妻無不得人  
之死力邊臣忘其奮禦忽其易與遂釀孽端是以嚴旨  
申飭息緩○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 題按  
遼東御史熊廷弼奏請行屯田法自誦以常平法積穀  
至十餘萬而繕城砌臺修濠築牆爲遼人建數百之利  
上溫旨褒答

牛馬骨兒

高汝柱曰屯田之法雖屢旨督責何人舉行然死  
帝曰那神有履肯做得一事者真可嘆也外臣凡百  
不足賦請內帑此在王上固宜沛發以濟一時之  
急然爲國家而專業內帑豈是長策古人有屯兵十  
萬不濟斗糧者也法行也以九邊百萬之衆盡仰給  
于轉輸而絕不講求祖宗養兵之舊法此真可謂窮  
哭而流涕也

陝西臨洮降夷家乳牛產犢人頭人面俱紅色金毛金  
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羊腹內剝出羔羊  
一隻人頭人面羊身○山西繁峙縣曲河都上寨任人  
李宏臣妻牛氏生二女頭面相連手足各分一女一眼

人程

一耳四齒兩手兩足一女一眼一耳四齒一手兩足

高汝柱曰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夫胎言尙殺也而  
身之類謂之孽孽猶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害

也惟人謂之病病病親言深深也故此女怪謂之大  
謂其灾異在牛羊妖孽之上

兵部尚書李化龍卒贈少師謚褒毅化龍在遼連破虜  
以斷倭首尾卒以破倭旣又平播和地數百里至治河  
乘樞苦心深計隱然稱中朝中不為播旣平上問輔

臣五等之爵輔臣執議謂此典久曠有三中丞六七大  
帥莫與適也事遂寢卒年僅五十

化龍長垣人帶最魁傑音吐如鐘四夷觀聽形神俱  
聲聲達大度有容人之致雖僮僕不妄加責責焉

壬子萬曆四十年

正月寧翰林院王圖給價回藉北察告竣與論藉藉秦  
聚奎復繼金明時議處臺省咸謂鄙夫服燕爲王圖勳



是以希首功國是以請假歸既而孫丕揚蕭雲舉許弘綱俱去群臣離散皆以察典之故而說者謂王圖爲禍胎云○兵部奏言考選軍政業已及期 旨未蒙下總係王之楨一人爲梗舉朝憚之不敢動明知爲大姦而不去如 祖宗之制何又言之楨爲其父所怒絕無父之人何知有君妖書之事陷害周嘉棟壽深禁衛禍生肘腋甚可畏也○吏部尚書孫丕揚疏懇乞休不允掛冠以去○禮部奏福王藩封典禮殷煩乞早定吉期以便治辦 上曰福王之國期在明春○以趙煥爲吏部尚書○南京中和橋馬草場積糞鋪戶草堆火起燒

攝冠而去者大臣中已三四見矣不但非國體亦豈

草五萬包。蘆席二萬五千片。杉槁二百根。又延燒撥典草堆計草二萬五千包。蘆席一萬二千五百片。杉槁一百根。兵部奏言草者軍馬之性命也。戶部發銀鋪商領買一包價銀一分一厘。每虛報堆數。至放日賤買軍需抵塞。然前草未完。又希圖再領。後價以完舊價。舊未得完。而新仍掛欠。年久數多。溜雨積爛。放未及半。露出荒原。不得已而鬻產以賠之。賠之不足。則逃逃不能脫。則死獄。一人逃。衆人共賠。計出無聊。于是付之一炬。以滅其迹。但曰天火。此牧留都人人知之。亦人人切齒。二十五年金川門草場報火。三十八年本場又見告。建視倉

場御史請下法司推詳鞠究。照邊場事例以徵後來事  
下所司。○雲南巡撫周 疏言米府庄田爲害以爲

此事不處。則滇人不得安生。乞歸有司代徵。下部覆准。  
黔國庄田子粒。以庄丁爲盜之故。滇人甚苦。該省撫按  
屢爭。是時議以雖不能據歸有司。令有司定其租額。毋  
使重征。偏其庄丁毋使爲盜。是亦救偏補弊之一策。下  
部令有司代徵。米復懇自收。明旨將允。是前後相違。  
人情亦將搖動。生變。閣揭斷以爲不可。○禮部左侍郎  
郭正斌卒。贈尚書。謚文毅。正域爲人正直。不爲人請托。  
然見同阨者必救。妖書事起。告歸舟阻水。邏卒圍之。忽

一卒上舟云九卿意在大人。請自裁。正域曰。卽有不可。知當一言而死。何就草外自戕。又想李卓吾不勝匹夫之憤。引書刀自殺。生平說無生。講最上。而小境當前。便墮溝壑。道安在乎。使其處患難。死生當無異。安常履順。故不爲動。事後卒解。

正域江夏人

○命法司審究罷閣大同

銜所鎮撫史晉。部院以晉違禁妄奏。撓亂察典。奏聞。

上命加號一月。發口外爲民。晉浙江餘姚人。原充陝西漢中府推官。宋一韓書辦。及一韓歷陞兵科。賈緣武職。至三十九年。一韓以浮躁降謫。晉亦被斥。欲圖報沒。遂上疏。疏中蔓引株連。由大察至庶府。無不醜詆。且遮捏。

仙叟夾雜怪誕當堂考晉作疏一字不通則前疏決非  
自作因究主使之人意在一韓晉固稱與韓三年調別  
音信不通嚴鞫不承罪止晉一人而正直諫等處監稅  
魯保卒撫按題請裁革上命歸併馬堂待三殿功有

次第奏請停免馬堂原任札天津一聞是命竟發脾上  
任以此爲利附堂者復藉堂爲利先是在臨清肆惡咆  
哮人聞其風魂魄銷阻由淮抵陽虎而冠者創肝益膳  
奮爪磨牙所過無不抄搶邑鎮爲之罷市鹽商迹窺山  
陽等縣門被其打壞縣令逃匿揚州城門數日不開父  
老赤子呼天振地巡視江防御史恐激變地方疏請撤

回天津不報

五月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列台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以聞不報。○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王氏發引。○陝西增解額五名。陝西增額開端各省撥付○兵科給事

疏忝錄

承衛王之楨注藉已久斯時借名撥派突出視事臨朝儀杖圍宿燈子等役玩違侮慢全不成禮貴妃之殯久沉不發而發引之儀亦復簡慢加冥器錢糧內監冒支鉅萬及至發引粗惡不堪墳工所費不貲盡爲內官穴窟其中胃破塞責喪葬大禮奸帥鬪人欺罔侵漁事聞上一槩懸聞而帥暨反得庇護輕重不倫大爲中外不

內監段駙

馬

長或爲杜

之義明也

平○河南巡按曾用升劾周府承奉徐進橫行無忌、  
人以是種種惡態疏入不報、

七月內監趙進朝與梁盈女、段駙馬都尉舟德讓於府  
中既而復駁於朝門吏科等曾于汴疏劾婦寺恣橫已  
極懇乞奮乾剛速正典刑不報進朝駁之于府也公主  
倉惶往救進朝動罵無恥至今公主造室跪謝德讓八  
日三疏皆不得達究其故巨璫盧受李思用事進朝以  
數十箱金寶餽之因而壅蔽多方阻絕進朝反得單詞  
庸受上第知兩璫回覆東廠奏報而駙馬屢次避駁  
與教習官賈之鳳御史耿鳴雷各疏言國體凌夷之極

皆不得上達是以駢馬掛冠于長安門而避東廡以聞  
上大怒下旨切責錦衣衛尋訪奪其父職爲民併討教  
習主事賈之鳳俸

八月各省主試官未得旨俞試期更易

應天試官之至已在八月二十日改二十二日爲第一  
場二十五日爲第二場二十八日爲第三場浙江各  
省無不易期  
亦變局也

代王鶴勺奏稱于嘉靖四十四年冊分新寧王奏選邊  
氏隆慶四年冊封爲妃後病故無出繼選張氏封爲內  
助邊氏在病臣納侍妾裴氏於隆慶五年生庶一子遂  
先邊氏一年卒臣兄定王題作張氏所出賜名內消後



張氏于萬曆十三年生第一子緣前已報一子故作第二子奏報賜名鼎涉後臣兄慶封臣為代王張氏隨封為妃是鼎涉為嫡請立為世子 上命行撫按查勘

按代王元配無子解人素生鼎謂王以其母處令夫張氏母之張有寵遂為次妃後生鼎涉茲兩人爭嗣關臣李廷机在禮部署事時王立鼎涉至是人攻廷机遂有立長之說王立鼎謂故刑曹郎李春熙等請速廷机之去以存國體以誦人言毋累藩國而廷机即出都待命 上猶批發并疏擬留葉向高贈以楊進言机已出都 上甚怒司禮亦不敢言後見楊釋然下溫旨以慰之行

九月大學士李廷机得 旨回籍○以翁正春為禮部尚書○四川建昌夷獠作亂

十一月十一日以長至節賜群臣宴○南京兵部尚書

那玠卒贈少保玠在陝西當治兵靖虜嘗有穴官以旣  
脫地不爲禁姦民數其中潛通虜變駁若枚升矣玠夜  
集兵馳圍之擒其惡而降其餘焚虛封塞而還甘州孤  
懸西鄙五國錯處多反側玠設間諜毋先知番夷動息  
以亢亢夷犯土塞則出精騎馳擊之擒斬數十還其歸  
路夷下馬乞哀水辨地斗絕塞外兵民芟草積其中莊  
首時竊掠玠以蓄餌之虜益深入焚燉四合先于水口  
設伏以待虜見火驚走礮弩齊發擊殺數十人別部會  
攝史車屬夷二酋也爲東虜朝免誘出邊復掠火焰堡  
督府懸賞購之玠計虜王方求市急可借以要也使入

告虜虜卽聽許移帳近邊給史車來會事突出伏兵縛  
之傳諭赦其部曲獨獻犯堡殺人者而貸首以不死至  
于朝鮮之戰不能無說再詳訂之○日本冒琉壻貢海  
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徵琉璃挾其代請互  
市又閩越亾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  
檄與書語多狂悖時琉球已爲倭所併其貢使貢物俱  
是眞倭寔爲窺覘中閩閩擬受其常貢徂其倭物論來  
使以後勿來直俟彼國平定然後再處屢擬屢寢 聖  
意真不可測○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伏  
殺兀喇諸酋時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遇餓虎三四自

林中突出，獲其半以去。○南京御史王萬祚奏爲福王  
年齒已長，山府數年不令之國，以營建府第尚未完工，  
今工竣矣，一王就國，則完一大事，陛下一念安矣，乞將  
分封一應事宜，諭大臣盡數舉行，輒日就道不報。○御  
史田生金奏告廟宣捷，肅皇帝時，邊臣保首領者十  
不六七，受世蔭者十不二三，今邊臣不以捷聞者幾何  
人，其不獲世蔭者幾何人，豈今之邊才勝于昔耶？  
南京督理鹽政御史傅宗臯條奏淮南鹽法，請復京掣  
事宜，大明會典開載京掣一差，與南京石灰山有關龍  
江，批驗有所，南京大小官員九月折俸，有鹽事皆與掣

關係亦甚  
大當事者  
弗得設視

鹽相關皆是國初以來事。非嘉靖年間。運鹽例行也。死  
詢之浴江居民。稱從前閩掣鹽船泊內河。不受風浪。從  
無漂沒。自二十一年罷改後。商船初泊青山。後灣浦口。  
皆徜徉大江之中。四無抵岸。風濤不測。萬曆二十三年  
六月。黑風大作。沉折鹽船一百三十餘隻。泔灰人命數  
百。溺沒商本十數萬。一時船戶商人皆呼天振地。願伏  
京掣。是以宗臯題請。直隸御史彭端吾爭之。宗臯以其  
越局。兩相奏辨。後其章雖下部。卒中止不行。

御史曾用升言。河南宗室之橫。苦于法之無可施。窮于  
法之無可變。請設策禁防。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八

聖湖——高汝拭——輯

高鼎煊——校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正月，戶科給事官應震疏奏關輔  
獨相之非，向高力請推補乞休。向高嘗云：士大夫當利  
害則共扯閣臣于事中，當權任則共推閣臣于事外。閣  
臣空口空拳，乃取天下事而悉加之于其肩，少有不得  
莫非其罪。嗟夫悲哉！李廷機亦云：近世君子除却建言  
別無人品，其爲建言除却閣臣別無題目。言雖有激情  
亦近似前者。向高日詣文華門叩首請補閣臣時，上

已有補意而仍中輟○羣臣合辭上請福王之國上

命催取莊田四萬頃租銀十二萬使自行徵收時張家

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皆封禁而南京差船二百五十

隻船戶數萬嗷嗷索食行期無定人情弗安是以羣臣

乞擇吉啓行早完大典

福所庄田

分封已定

官俸有必

割之屬

土田有制

雖復受無

溢額之患

私

高汝拭曰藩封莊田祖宗朝未有過數千頃者四萬  
頃之例始景濂二府今編藩奏討亦如是此雖難從  
然古中有查各廢府遺地照濂王見行事例之說但  
舊廢地盡清以與王至民田必不可奪且細查濂王  
租銀實數詳開奏開據此為準上亦無以難也若  
自行徵收則又祖制所嚴禁會典云說王原有額  
設官撥布按二司督同長史兩平收受又曰王府官  
員內使旗校管庄人等干預撥置并補自差人下府  
州縣備徵暨授首旗校人等發邊衛克軍官員內使  
監侯奏請發落若補遺及布按巡守縱容不舉併府

州縣聽從差人驗按者俱參  
問、程望 祖制誰敢好之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克主  
考官取周延儒等三百五十人

首輔例不主試况開止一人  
入閣原擬不便再疏辭不允

○吏科給事梅之煥奏言代事愈辨愈明邪說轉窮轉  
熾代王之子鼎潛當嗣鼎莎不得奪嫡此事部覆止據  
母妾奏選之說欲與鼎莎諸臣勘議執兄弟長幼之序  
欲與鼎潛事關藩封難以臆決部復韓勘卑議冊恭進  
御覽請行代府裁處疏入兩旬不報諸臣大闕歸罪先  
任李廷機及見任翁正春疏內云黃金有力白日無光



蓋指之矣。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差。○禮部請速行瑞王婚禮。桂王選婚不報時。桂王年已十七。瑞王年已二十有三。淑女之選已四年。閒館尚待。聚室無期。臺省言者數數。禮部催請不啻再三。疏屢不報。○革應天巡按荆養喬職。爲民提學御史熊廷弼。回籍聽勘。養喬之告病去也。有子身孤危。一疏踰十日。又有學臣庇奸。殺人媚人。一疏上下其前疏。都察院復其後疏業已奉旨。而其故起于湯賓尹與梅氏宣淫一事。彼時養喬甚不直賓尹。以通學諸生公舉呈爲

是及廷弼巡歷回留而諸生復以公舉謁熊熊卽駁梅振祚之擬徒又駁梅宣祚之姦狀問革寧高府生員蘇望海等復杖生員芮永縉等永縉不日而斃事事與養喬相左養喬遂謂廷弼殺人以媚賓尹葉向高與謝工部書曰梅氏之事學使固無心矣然批駁文移當就事論事何爲而媿媿于他事乎彼當日之所稱烈婦者或稍溢美然果可與今日之淫婦例論乎是亦學使者之稍失于檢點也但以爲殺人媚人則謬耳○南道御史張邦俊奏惡瑞梁永虎噬于秦中高淮狼獾于遼左魚肉小民流毒遠近而咸寧知縣蕭朝薦廣寧同知王邦

上殿疏

才情百姓之遭荼毒，剪其羽翼，以示裁抑，無非安靖地方。而盡效忠之職分，乃聽其卑詞捏誣，反置拘禁。已几三年，茲者蕙英再更，猶然未蒙疎放，非所以爲平也。疏入留中。○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以年登七十也。○下錦衣衛百戶王曰乾與其儕孔學於獄，曰乾與孔學構，摺入皇城，放砲進本爲咀咒太子。又刻木爲太后皇上像，釘其目，語多涉貴妃福王，閣臣葉向高語通政司具劄疏與曰乾疏並上，密揭此奸人所爲，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但當靜

此等事儘  
完成錄重

若少平喜  
事草又不  
知生出矣  
多秋節矣

前孫璋已  
去茲弘綱  
又以前言  
乞歸九列  
空虛兼向  
高懸疏置  
之不報

以俟之。勿爲所動。動則反滋紛擾。上初覽奸疏。震怒  
彷徨。莫知所處。掀翻御按。左右辟易。及覽閣揭。則默然  
沉思。天顏頓霽。將原疏手緘而積藏之時。皇太子在  
東宮。遣內侍向閣。臣取揭。閣臣對以。皇上旣置不問。  
則殿下亦無庸更覽。內侍回奏。皇太子曰。葉先生良  
是。凡危亂之事。宜付之不見不聞之中。尋御史以他事  
奏曰。乾下之獄。都御史許弘綱乞休回籍。順義王  
扯力克死。其孫卜失兔代。御史李若星疏其抗旨回巢。  
尋嗣封順義王。

董其昌曰。兵法言。毋恃其弗來。恃吾有以待之。即有  
傳何論。房受款之遲速也。以房之受封爲邊疆安危

大計  
外矣。

○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入閣辦事工科給事張延登疏請王家屏沈鯉有立朝之節未竟其用上特召鯉并起在籍吏部侍郎方從哲禮部侍郎吳道南同入閣辦事○禮臣請福王之國之期俄傳旨云 聖母七十 在邇留王慶賀禮成之國向高還封御札言 皇上以慶賀 聖母之虛名而行昵留愛子之私計不可福王又需莊田四萬閣票二萬乞卽行裁發并先以禮諭福王明春之國○ 慈聖太后 聖體違和 上日夜恭侍藥餌復虔禱穹蒼願以身代○奴酋圖其婿卜台吉

對甚

卜投北關金白二首匿之。奴酋益望南關曠土，諸營請  
遜告急，以好語謝都御史張濤，謂撫安等區。收日久，  
請奉約，新墾槩罷。濤揣情形上書，稱北關近開二堡，其  
一建酋求婚，北酋老女北關不與，而又匿伊通婿，其一  
謂金台失有女爲兄，那林字羅收養，嫁宰賽，反目，金酋  
故殺那酋妻，卽宰賽乘隙挾求老女贖罪。曹文煥盟北  
關將援之，奴酋計縻我兵，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  
願留質廣寧，濤甚侈其功，奴酋度我弛備，卽嚴兵圍燒  
北關，十九寨總督侍郎薛三才疏爭失策，請先募二千  
餘兵，令原任總兵麻水恩、曹文煥分統屯開原，待其變。

先被策奴

者多有中

機會處無

奈二二三之

見對極之

專決也  
叔之取干  
為逆皆當  
罰者有以  
長之

頃之御史翟鳳麟新入遼疏稱奴會意不在婿與女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汚而體棄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宏急救以完開原奴會又愬無他意時北關為西虜抄掠部落苦饑投奴甚衆即金曾從兄亦往奴又甘言撫慰給牛種詭詐莫測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餉六百北關始有固志

皇上量減  
一萬已見  
愛民之德  
福王又請  
減一萬其  
謙州節操  
為國為民  
之美培上  
下咸有休

甲寅萬曆四十二年福王莊田原命四萬頃部以土田不足奏上曰福王贍養田土量減一萬以稱體恤元元至意其三萬頃命該部查報意俟其足以定啓行之期後王以四方水旱頻仍九邊糧餉匱乏復辭一萬故

寧失出毋  
失入在凡  
民且然况  
宗室平葛  
代職仰在  
此一舉向  
高相繫于  
前石光

部以一萬二千頃上奏云、路王之國、田僅一千七百頃、較之今、已不啻六七倍矣、上不得已而允之、

二月初九日午時、慈聖皇太后李氏崩、○太學士葉

向高等奏刑部開列楚宗一欵、當日訐奏楚宗、戕殺巡

撫、自犯不赦之罪、卽重加懲劓、原不爲過、惟是坐謀反

則人以爲冤、謂其當赦、上唯寬釋、時重辟者六人、諸

宗禁錮者十年、今都察院王象乾等、議英、嬖等、二十三

人、俱禁高牆蘊芳等二十二、人、俱禁遠處閒宅、盡宜釋

放、至善良被誣、仍復原爵、迫逐混入者、懲劓日久、亦量

與養贍、一二不馴者、出而逞兇、不妨付之宗正、嚴爲緹



約。上是而釋之。

請釋楚宗。談者相繼。宗伯孫瑛行。亦謂釋之。則人言自消。恩詔擬稿時。合九卿科道。共至東閣。相見皆無異詞。故向高與方從哲。再三參酌。據刑曹所關。而條之。仍附一揭。言當日重處。原不為過。但懲創日久。當與寬宥。以示優卹。天潢之意。初未嘗與前事相左也。得蒙允行。真聖主如天之德。

福王之國

三月二十四日吉期。福王之國百官。送于郊外。上命

各省額進

稅課。准以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慈

恩。卹民德意。

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

三殿工有次第

卽行停止。詔起廢遺。建言。請度等官

分別敘用

○命存問。原任大學士申時行。沈澗。○上

聖母徽謚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稱天祚聖穆皇后。

○尚有

○

○

○

任待手足  
親親之義

五月十五日詔王薨。祖制親王妃薨率遣內官弔祭給與勅書。若親王薨則無內官致祭之例。今上念親親之情命禮從義起。閣臣因擬勅一道破格攸恤。勅令王妃管理本府事免其奏請。上悅如閣臣所擬云。

勅諭場弊

禮科給事周永春、蔡庚戌科會試場隔房搜中情弊顯然。上以科場大典豈容奸弊。命嚴行勘議以肅紀法。湯賓尹係易二房所中廿四人內十七名隔房搜取首韓敬次王滌、孫枝秀、王宇、王仇、馮汝京、丘兆麟、陳應元、趙昌期、楊昌嗣、馬呈德、夏嘉遇、朱童蒙、史孔吉、石惟嶽、楊之璋、周士舉。○聖母梓宮發引。上以足疾未

皇明法信錄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痊恐弗成禮捧請 神帛請告祖廟等遣官恭代遵奉

慈命用人扶掖攀送因 命候拱宸潔虔敬慎奉行

○大學士葉向高六十二疏乞休始 允恩禮有加○

吏部會同都察院科道勘議庚戌科場事擬韓敬不謹  
冠帶閑住孫枝秀等亟宜昭雪周士臯久已物故免議

上是之會議之日科臣余懋衡備言賓尹避難于杭  
州之朱家韓敬拜賓尹實于西湖之昭慶寺後歲時問  
餽不絕賓尹心德之遂場中搜于徐鑾房中謂鑾云此  
必是敬卷誇詡得獲至千韓散窗稿端首序出其情卽  
此是自供之券案也復述長安歌謠以實之有一科臣

大斗湯韓壞科塲當治禮臣謂賄賂未彰且無實跡難  
坐閔節而科臣置辭不已遂議敬不謹冠帶閑住餘俱  
議罰○以刑部郎中沈琬爲東昌守琬清廉素朴食未  
嘗副衣未嘗帛每自嘆曰吾家自給諫登朝食皇祿  
者三世茲承乏東魯受吾皇分民雖糜頂踵尚不能  
報敢以身口上負聖明哉僮僕慕華者咸告去治民  
以孝弟禮義爲先有訟至庭爲開陳曲譬令歸自省不  
事刑罰後一年父老誠其子弟曰毋生事以勞費太守  
漸至獄庭生草更卒不親獄具尋遷充東道直旱蝗饑  
民相食恂恂思變各司道咸給假挈孥去琬并治各司

道事出必載印。繫繫捐俸借庫銀以散饑民。民感德。懷  
惠。曰。宰死何敢有異心。三年麥稔。卽告致仕。民慟哭挽  
留。家爲設祀焉。○奴曾益勾西虜圖北關。而媛兔乘機  
挾老女。北關願與媛兔子締婚。蓋奴曾徂詐自喜。每發  
兵以圍獵爲名。不知所向。流聞多賣蜂蜜以備糗糧。凡  
五六歲。志不在小。議者率爲寒心。都御史張濤怒通官  
借大成之言以質于爲奴所輕。乃曰。北關開原本覲東  
夷。參貂東珠之利。誘匿十酋。成騎虎勢。奴曾富殖遼人。  
久爲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已預。此未可以虛聲喝。奈何  
以極廢之兵。極賤之餉。爲北關守。老女適壻。且北酋爲

既歲亦

此以虛文  
題我

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爲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奴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邊。思是謂無策。當事者非之。已而奴曾復耕前罷墾地。叅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郭光復。新蒞任。遂統集標兵。赴遼陽。示虛聲。奴兒哈赤。遵諭退地。定界。將六堡退還。大書番字碑。陰有建州夷部盜襲陽馬。奴曾卽戮之于碑下。以示恭敬。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大學士沈鯉卒。贈太保。諡文端。

鯉。河南歸德人。其在探地。率多踴躍。與元輔沈一貫。互異水火。至待中官。尤峻。總大璫。馮保。張誠。張鯨等。相繼長司。禮券。張甚矣。未嘗與交言。投刺。是以誣之。翌。疑之。妖書。佗係以歸。至四十一年。特旨召起。疏辭。年已八十。四矣。至是卒。

三月廿七日。皇帝

○禮部郎中洪世俊疏奏陽和布令。儲教宜新。皇太子美質英挺。豈遽遜于夏啓。而講幄塵封。青宮雲鎖。此子遠紹之義。何居。二祖當干戈倥偬之際。銳意儲教。而皇上以承平之時。坐令玩揭。此于法祖之義。何居。皇上冲年踐祚。朝夕典學。今雖深居靜攝。而中外情形。洞若觀火。不示之以初年之勵精。但教以近日之暇逸。此于身教之義。何居。帝王之學。不獨望其嫻習古訓。亦將望其練達政務。何不令儒臣敷陳古今得失之林。俾皇太子博通經術。而熟睹世務之爲愈也。且不特皇太子也。皇長孫年登十六。亦古稱出就外傳之

自風頭之  
言出而  
大笑  
等俗粉  
念異  
生劉元復  
奇貨元功  
之疏上而  
有疏相  
于無斷

時今皇太子以廢學爲當然則皇長孫以不學爲固然夫以聖子禪孫茫然不知學問此可爲盛世景象乎疏留中

五月初四日有不知姓名男子持赤挺突入東宮門傷守門者直至前殿簷下爲內官韓本用所獲付東華門守備收之追其名曰張差次日皇太子遣韓本用奏聞上命法司提問巡城御史劉廷元以差言語顛倒迹涉瘋狂部審亦謂其氣極因顛而提牢主事王之寀于二十一日散飯獄中至張差詢之曰實招與飯不招餓殺你差見飯招稱張差是蘭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



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交我跟不知姓名老  
公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勾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  
跟走到一大宅子內有一老公與我飯喫語涉龐劉二  
中官因牽鄭貴妃之案奏言張差年力壯強不癲不狂  
有心有膽請窮其事戶科給事中何士晉上疏亦請究  
治上大怒命刑部十三司會審因提龐保劉成對鞫  
兩臣謂姦究叵測行徑隱微請究主使之入因着三法  
司會同擬罪具奏

原任大學士申時行卒贈太師諡文定

萬曆七年入政府又三年江陵物故又九年漸致廢  
又二十四年八十卒始以進士對策據第一一世宗

親聖為第一及拜相先後召見書宮齋宮媛開錄德

宮者七陸院渾河

命作歌以紀其事其稱病也

上命中人及馮臚寺宣諭又命家宰論留溫旨十大

手召九皆

上親灑宸翰中有教唐晉書

上詞中

渭申閣老道佳否時稱曰閣老曰先生而不名八十存問始終禮遇優渥文臣中不多邁焉

工部侍郎林如楚請循祖制織造停遣內官以甦東

南民困○四月廿八日戊午上詣慈寧宮太后几

筵行告慰禮悉召羣臣入見上卽倚左門柱設低座

身俯白石欄楯百官至御前叩頭司禮傳跪上連呼

日前來各官稱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練袍

皇太子冠翌善玄冠青袍侍御座右三皇孫及

皇孫女雁行立左階下。上卽傳諭曰：朕自

聖母升

上垂拱將五十年

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

如安瀾茶

已駕古殿

今矣

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

一石咫尺

天顯盤耳

磨咳移時

聖母

前禮且

聖子神殊

聚于一堂

真三百年

希有之盛

異也

風瀾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如此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

許多閑說。爾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適見刑部郎

中趙會楨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

成。卽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

愛惜他。譬如爾等。有子如此長大。能不愛惜。時御史劉

光復跪于後班。於衆中大言曰：皇上極慈愛。皇大

風節之下  
猶然無恥  
服其克仁  
之實贊同  
變其孔子

子極仁孝語未竟。上聞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

史劉光復對。光復猶操南音聲高。上疑有他片之至。

再光復不聞。上語復申前說詞氣益峻。上顏色勃

改連呼緹騎何在者三。無有應者。遂令中涓拏下。時承

旨者見。上震怒挺杖交下。上戒無亂殿。但押令朝

房待。旨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對。望。霽天威。

怒稍夷。從哲等因奏。皇太子講學誠當今急務。上

言此等大事朕豈不知。近因聖母之服不便舉行。因

指袍帶曰。你每看我所穿何服。從哲等復奏。皇長孫

出講亦當並舉。上謂此事當俟冊立之後。乃以手約

聖心昭然  
日月第昇  
臣私過  
討耳觀此  
等 明目  
雖然家人  
父子不背  
也

陳大受疏  
亦不實也  
姑圖太而

皇明正德皇帝 卷八十一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

別意何不于彼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也且福王既

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插翅飛至乎因命

內使傳呼三皇孫至石級 上令諸臣熟視 皇孫俱

圓帽青服南面拱立 上又言 皇太子天性至親

祖宗聖母俱所深鑒小臣恣意妄言離間我父子真是

奸臣言之再三 天顏稍厲從哲等又叩頭奏諸臣豈

敢如此時刑部侍郎張問達大理寺寺丞王士昌亦跪

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字 上又曰止照本內名

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傍以法司名字對

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傍以法司名字對

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傍以法司名字對

道太子處  
其對皇  
入之所以  
不能無疑  
耳 上曰  
不許亂社  
皇太子  
曰不許株  
連誠恐各  
犯招集之  
及也  
皇太子曰  
爾輩為無  
君之臣今  
我為不孝  
之子二語  
極妙真是  
尖孝心腸

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什么話再說來 皇太子云似此  
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  
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令我為不孝之子  
深為可恨 上謂各官曰你每聽 皇太子所說否因

述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問

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一放進不許欄阻以故零星突

至拜跪錯亂時後來跪班者稍居右與帝座不相對

上又持 皇太子面稍從右問曰你每聽兒子未果俯

伏謝 上乃目從哲等速作諭來從哲等叩頭承 旨

因奏 聖諭已明人心已定望 皇上毋以此介懷至

臣月去事來 三月 皇朝

再上若為傾聽者時天語諄諄二臣將起復止叩頭者三四次已起立上猶東向謂從者等速作論來無誤乃顧左右令諸臣同出

董其昌曰張差一事此國本之大竅也當時罪人既得蒲朝諱然使光考復執之堅而皇考又無辭于外庭官府之間必有不安者顧光考以恬處之  
陛前解論不為窮治無累神祖之慈益顯光考之考矣

○命錦衣衛送御史劉光復下刑部從重擬罪部擬以文武官非奉呼喚輒入儀仗之罪坐之上以擬罪太輕著以而欺大不敬論死諸疏救者甚眾俱不得請○決張差於市斃雁劉二侍于內庭事遂寢○降太常寺

少卿史孟麟、五級調于外時，張差罪案已結，孟麟復上疏爭之。上以陰懷險邪，故降之。駙馬都尉王冕上疏申救，劉光復曰：「御史當進諫時，言氣激烈，聲高膝前，寧服計生前祿位，死後榮名，得一旨拏問，遂成忠臣，死諫之名，人誰無死，光復然不朽矣。」又曰：「陛下謂罪一御史，以震驚為名，即與後宮事無涉，可籍臣下乎？誤矣。」上怒，以黨救，譏諂，革其衣冠，押回原籍為民。○北關白曾，以老女婚暖，鬼子奴兒哈赤，發兵爭之，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離一失，奴曾與暖鬼合，而違不支，今奴媛爭婚，勢不驟合，而北關依強，援于媛鬼，適為。」



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不動以觀。奴曾進止。奴或不聽。宜諭我督關兵。陰約煖兔。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河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之民張牙露爪。思甘心奴。利其貂參。願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犄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兒哈赤罷構北關獲全。

董其昌曰。奴之圖北關。其意蓋在遼陽也。借口于探老女。邊臣昧其為。鵠時而恬不知。倣卒中其謀。惜矣。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潞藩女主當國。請莊田自行營業。不許潞藩租派楚地者。征解原派有司。因見福府賠田之局未結。遂有是請。撫按交章懇奏。留中而潞藩之疏亦不行。○京師大雪。

無錫有紅黃黑三色雪。城中瓦屋大小人家俱有巨人之跡。杭州清明後六七日。城內下雪珠。潑人違窗巨。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劉楚先充考試官取沈同等等三百五十名

沈同和吳江人家饒阿堵巴彰物議會試放榜居然首選其鄉里下第舉子憤憤不平或泥汚其名或聚衆聲鬪及閱墨卷首莠時刺也於是科臣恭其懷棧而本房亦具疏檢舉士論開然遂波及同邑第六名趙鳴陽上命禮官覆試之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訐等及第出身有差○禮科給事中官應震奏言福藩之剪桐也田二萬頃分派於河南山東湖廣屢旨令行官業不許擾害

業有 明旨而觸王禁授亦有令旨近見各撫按具疏  
言遍地貂監成羣小民如赴湯火莫保其命乞諭有司  
代德以安上下官民之心以免意外叵測之禍并陳三  
說一曰情愛不可偏溺二曰貨利不可偏殉三曰閩人  
不可偏任疏入不報○京師大旱 上勅禮官竭誠感  
格以祈天澤

高汝栻曰上天譴告不一而足遼東火後伏報承抵  
湖廣又有兩顧之異塞下之虞揆官方駟乘虛可慮  
而都城內外左道盡行人心煽惑紅封太成等數通  
滿地方此非細故君臣不能一德交儆廟堂不能和  
和互修而日泄泄焉青兗角帶禁  
着止沽租以為常祇恐益之疾耳

○削會元沈同和為民并黜進士趙鳴陽同和復試之

開國以來  
未有會經

無有者乃  
始見于今

日丙大也  
辰龍也故

無道

日禮部出明君必恭儉以禮下同和問曰是書乎是經  
乎是論乎其座師大怒曰暮九于曳白於是發刑部訊  
問杖而徒之其卷皆趙鳴陽筆遂削其名是科會錄無  
元吳人爲之謠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以鳴陽中第六  
名也○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民董伯起同李進葉貴  
傳盛出海探倭爲倭所留明年以計給之送歸拔以爲  
海口裨將○陝西道御史劉廷元奏今年各處天鳴地  
震時時具見咎徵亢氣狂風人人知爲凶兆即日食暮  
春亢于純陽近者白晝隕星日色無光又見告矣因言  
當戒諭福王并瑞王刻日完婚爲諸王陸續選擇以旨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八

顯皇帝

十六

修再天變時。皇太子十餘年。不講學。瑞王年二十五。不婚。惠王年廿二。桂王年十九。不選婚。獨福王隨請。隨報。屢請屢報。况其請也多。非分之希求。而其報也多。不經之寵賚。如鹽店則請鹽。井則請蘆。田則請沒田。則請茶稅。則請馬店。則請竹木炭。厥則請天下之利權。欲聚于分封之一人。其執甘之。至貂璫如李浚。劉洪。馮進朝。革鳴。張于輦。轂。陳奉。陳增。楊榮。梁永。高淮。李鳳。董。魚。然于稅場。卽中多物。故。而或以病死。或以激變死。未聞特死于三尺法也。近如高采。在四兇之首。法宜效。兩觀之誅。乃奉。旨回京。猶然潛匿。劉清源一疏。再疏。營求回。

監管事不勅下法司而濫給數降信任此曹極矣。是以福王習見皇上之信任此曹也。則而象之往還則驛遞受其凌轢。守催則佃民任其誅求。丈地則肥可爲瘠。征租則多可爲寡。惟所欲爲莫敢誰何。災異之告有自來矣。疏入不報。○升李汝華戶部尚書。

巡撫南憲計十四載茲以侍郎九年考滿進秩尚書。

○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會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疏叅遊擊馮有功生事戴罪以需後效。允之。

六月禳穰。

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割羊豕禱神止禱之家止嚙竹樹莖蓋不及五穀有朱姓者性阻惡



若伍文定  
賢多手亂  
之功不為  
易名何也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正月禮部遵五年議謚例疏請應  
得謚者四十四人、彙請候旨擬謚四十五人者、雍太畢  
鏘、趙參魯、王之誥、張佳胤、余懋學、馬理、曹端、李彥陽、賀  
欽、朱冠、談太初、段民、魏學曾、朱鴻謨、魏時亮、龐尚鵬、陳  
茂烈、姜洪、黃鞏、汪宗初、林綵、楊起元、汪治、楊慎、裴應章、  
李中、盛訥、曾朝節、黃鳳翔、姜廷願、何源、陶望齡、劉一儒、  
傅新德、沈節甫、周怡、梅鼎、王宗沐、張允濟、李棠、董堯封、  
馮應京、敖文楨、計四十四人。○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  
疏請釋累臣劉光復、嚴旨切責。○革刑部河南司主  
事王之寀職、爲民之寀、以挺擊事得罪、爲科臣徐紹吉



夢臣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污至是復以中旨削其

籍○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疏叅陝西套虜乞款邊臣許其帶補前經革去市賞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金緡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凡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爲芻牧之費則士飽馬肥卽以長驅虜廷可也不宜示弱至此疏上下部議○

貴州苗仲肆虐黔撫張鶴鳴集兵分道勦之初我兵分擊賊巢由五路進攻普回蒙兵花鴨孔擺韋蒙等寨斬賊一百二十有奇續攻宗角生烈翁忙者貢賊巢亦斬賊一百六十有奇其餘險勁賊寨如大普回廬山木瓜

勦之不能盡數勢必用擄撫之未可遽撫又必用此

備至于此

不成如  
志後米可  
務法

大華麻响四司程番等十二司賊巢尚未掃蕩。巡按貴州御史楊霍請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爲固守之需以二萬爲善後之用不報。

軍民錯壞而居加以叢山深菁易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在募新兵皆四方凶命張市人而使之戰難一漢兵不足勢不得不用土兵兵素無紀律不聽節制難二提兵滿萬無一將趁壇難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提兵於見肘不敢多用一錢難四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合終不能張湖天之網設四面之羅難五此師之所以難勝也○許重熙日按萬曆末年承平日久撫按每以關蒙爲功請發帑藏請調上兵官收其利民當其災遇受其害霍鳴此舉斬殺無辜以萬萬計而首民洵洵思亂矣

三月始命吏部考察京官計典例子正月舉行此歲請自未下遲至是月亦變局也

四月貴州巡撫張崔鳴奏勅川屬土官

董其昌曰川屬土司改隸黔中本以勢險聯絡耳計不出此而討苗討安日募于茂川原山谷厥肉流血者何人哉

○兵部署印侍郎崔景榮奏戚畹恩施不宜太濫乞遵祖制收回成命時皇親鄭養性乞襲父職得左都督駙馬侯昌國比例乞恩得都指揮使皆于祖制有違也收回成命四字大有力量疏入不報○直隸巡按王應麟奏應天等處大蝗蔽天食禾將盡懇乞勘賑下部議覆○正陽門箭樓成

五月羣鼠蔽江南渡

二縣混合  
乃差籍于  
初分正編  
登準于今  
日爲子民  
者空解題  
處分而曉  
噴吐快訂  
焉

道兩時務  
警于所潛

自五月下旬，十萬成羣，蚩尾  
渡江，穴處食苗，極爲民害。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山西大旱，山東大蝗。○浙江

嘉興秀水嘉善田糧不同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鼓噪

公庭，于是嘉秀里老叩闕辨訴，夫田糧卽有推有收，而

隔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積書，有無增割冊籍，在嘉

秀之豪僧，有無播亂，通同皆空窟，結精弊，各置之。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墜，殞蔽天，異災叠至，萬

姓倒懸，各官請賑，以重邸業。○詔停刑。○山東星隕，天

鳴地裂，龍鬪。○江西漳州各大水。○龍德殿延禧宮災。

○纂修玉牒成。○大學士吳道南丁艱，回藉道南以拜

特許可用  
施行實亦

大者

所請開原

等語人言

乃心知大

莫知所為

計矣

前場獎爲臺省所攻擊疏請二十餘疏溫自勉畱茲  
以丁艱行在政府未及期年經綸未展撰大政書欲進  
呈會遵疾而卒贈太子太保○曠賊高二集衆千人流  
劫靈寶縣獄庫知縣石某却之已追獲伏法○延綏巡  
按金忠士奏邊將失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爲虜操乞  
寬文法以責成之虜常協邊將曰我一犯搶爾罪立空  
故邊將往往陷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出于所  
轄之地常嫁禍于其鄰故忠士特爲疏請○命代藩虛  
懸世子位以待昞藩之子

昞藩清獻以爲均係庶出而先後自分代王爵受昞庶謀  
黜昞藩以請李廷杖止據母妾奏選之說左祖

與涉至是行勸、勸、涉、委、莊、庶、長、之、列、論、者、謂、與、涉、之、不當立也。以冒竊故與、清、之、不當立也。以訟父故與、虛、憇、世、子、位、以、待、與、涉、之、子、蓋、清、子、世、孫、又、未、有、罪、至、是、奉、自、定、奪、

十一月二十一日 皇太子第三子堯○潞簡妃李氏請恩襲封其子賜名常勞温答有加○虜犯喜峰口等處我兵敗勦巡按御史薛貞劾叅將郭珍等降罰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承天守備太監張文元以病求去

祖制凡中外本章進經御覽必發閣臣看詳擬議取自上裁遇有未當再擬以上設有事體稍碍難以奉行者封還御札請改此相循舊規縱有從中出不由內閣者必細數無關大體事亦當防其漸 神宗朝中

聖上其明  
天機大阿

勳神事無

大小盡出

親裁宸斷

然亦有場

紅黃油者

如此類是

也

存兒雖被

女世鴻難

黃公子無

母身或情

法難符逐

以應良亦

傷了事味

嗟應良亦

何年或立

發人之念

旨漸多。視為常事。或不時批發。或中夜傳宣。至于明旨雖下。必由該部抄發後行。今太監張文元告病疏中。插入別項人犯。取中旨。以一等字該之。盡為釋放。內閣不得與該科不得問。亦不知何項罪犯。何起事情。大學士方從哲。上疏爭之不報。○西城御史薛貞劾大學士方從哲之子。方世鴻狎妓致外人命。詔法司理問。世鴻與生員楊可久設席相款。以院妓蔣存兒侑酒狎昵。存兒不遜。隨加忿斥。隨令家人霍應良用馬送回身。成說者謂世鴻欲奸宿存兒。不從。將脚踢傷。藉口應良從馬上挾抱存兒馬驚失脚墜地身死。御史薛貞奏。法司

者實代人  
以成也耶

事有從違  
官議城領  
金牌自是  
音駕官事  
又何待擬  
議也

叔前未得  
承芳惡語  
未甚自有  
承芳爾虎

會問以霍應良抵償世鴻可久律杖○尚寶司卿熊尚  
文奏言金牌失落數多會典一款錦衣衛當駕三日輪  
班上直各赴尚寶司關領金牌凡領金牌夜巡點關看  
班滿繳入所以嚴關防肅禁地蓋以重地方也今天  
子深居高拱二十餘年直宿僅存故事繳領金牌日久  
事廢該司查叅旨下部查議○湖廣御史彭宗孟奏  
小江老毛堦等處畔苗糾聚數千攻圍施秉殺傷貴州  
馬都司十分危急下部知之○奴兒哈赤犯撫順執遊  
擊李承芳去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脅併北關巡  
撫李維翰趁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奴兒偽敗誘我師



之生異也  
遺不支矣

皇甲澤傳劍以主尊老入  
前以萬騎起繞夾攻承胤全軍覆沒

李養各營方集，途河西岸，虎筮傳調，鳴喝抄花亦屯。  
鎮靜邊外，虜東西馳動京師震恐。○計官五十員，軍  
丁三千五百五十八名，器械馬匹不計其數。此兵皆  
標營挑選精銳，與諸絲項戰家，下同時併命，慘若長  
坑。

○吏部尚書鄭繼之乞休回籍，復起趙煥代之。

三月京師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

四月廷議大典問罪之師，詔罷李維翰，起楊鎬兵部侍

郎，經略命總督薊遼侍郎汪可受先出撫順，順天撫臣

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御，起廢將李如

涪總遼東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

錄史李征  
備調遣必  
以物之規  
模為守以  
守之餘力  
為勳乃為  
光輝請遣  
撫于尺維  
斯就道

赴京調度

閏四月，奴酋差夷歸我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自稱達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略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壘爲辭。今願赴貢，求我一二人爲質，若不從，兩家之兵未能已也。

工科給事元詩教奏言：蠢爾小醜，敢以悖慢之詞肆行反間之計。夫欲用反間，必先行交通，如所云張儒紳等爲酋送進，乘以馬，引以箭，付以印文，此等情形，非素識奴酋，豈遽至是。當嚴行訊究。况云係東廠所差，則問其因何差遣，從何進入。旣云故宥放之，則問其受何財物。

囑何事體口詞既具特疏奏題如涉別故不妨另處果係交通則當徑坐以交通之罪械赴關外斬之則奴首之胆寒而反間之計破矣不報

奴酋數萬由撫安堡老虎川入境三岔堡兒口深入白家冲放火延燒房屋剖殺堡官又克去三岔白家冲二堡會夜大雨河水泛漲賊退出境○兵部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調兵○廣寧衛民孫登妻涂氏生一猴頭上二角毛全門牙四身上有毛不全落地隨死

高汝斌曰生猴一事歷觀載籍前所未存晉武帝天始五年有男子七十生角者謂爲慧王倫之聚後河大業元年雁門人有母百歲額上生角二寸許

行時曰婦人陰象角兵象乃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

猶人亂今婦人產猴生角又在遼東用兵之地也  
局兵之口其爲兵凶之虎不問可知其應在商賈者  
其像巧便食類猴之其變狡奔突類猴之疾踴躍起  
伏類猴之能張牙鼓吻類猴之悍猶有類者其沐猴  
而冠不顧作我龍虎將軍  
如此實異豈可法帝視哉。

○南京燕宗睿燦等以辱前京戶部主事張三杰事聞

睿燦等收高牆禁錮張三杰吏部議覆

睿燦通齊燕人之技最先始分之而以不守紀法交  
結無賴私借名號故文皇帝廢之而居其子孫于  
令肥至崇泰之間始得稜于南京今淫賭放債恃酒  
逞兇以部官而擄之入室其類皆背瀆部題奏其宗  
之無忌彈如此上命  
禁錮之而議處三杰

○論總兵杜松劉綎等出關給問金六萬兩市戰馬以  
候○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佐軍興

七月奴兒哈齊從獲鵠關入犯清河恭將鄒儲賢遊擊張禕死之恭將賀世賢於毀陽縱擊得級百五十四

運陽之六清河也計三百五十里而奴之攻清河也挖槽之法甚巧用其回鑿車欄以厚板圍以膠皮每車下設賊二三十名以車板擊之城下苞挖上滾木礮石不動又用磨扇槍砲打之亦不動城上殺死不遠見承芳大罵而城壕中擁兵六千四百唯束手待斃焉賊救者萬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此七月二十三日也至三十日奴始由魯子谷川境去事聞嚴以致諸將全無功備賊至束手誤事若此灌疆何賴李如柏戴罪戾所以贖前愆索將資世賢於毀陽縱擊獲之者明倣效。

兩淮叅議吳鴻謙奏邊事危甚凡此必深濬高壘以拒之毋待臨戰以蹈不測○朝鮮遣議政府右叅贊姜弘

立等統兵請勅從征，并乞硝黃許之。○以李光榮爲援遼總兵，移駐廣寧。

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倖突河旁柳葉，兼與宰爨合衆，近十萬。北關喘喘不免。西虜乃蠻炒花等，進犯長勇堡。

○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遣總兵麻承恩詔獄，以失援清河也。

○奴兒哈赤從撫順入，總兵李如相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二十五日，奴復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而去。

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夏，尤旗彗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應。又海州遇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

者三白氣  
直軍城上

以與攻吳  
即兵家不  
廢而宜宜  
中國弗克  
自藏小曉  
乃以實飽  
之始克從  
事勤數千  
結亦大夫  
矣

○北關夷酋金台失以男得兒華台州勦奴酋一寨來  
告詔賜金幣以風勵之時御史陳王庭按開原知金台  
失所最黷夷婦為指揮王世忠姑密遣入北關說以虎  
整鬼懲葦且且夕勦夷受賞馳以千金金會刑之遂有  
趁捷○太僕寺少卿吳炯助遣銀一萬兩戶科官應震  
言炯有官非求進無子非求恩宜表章之以風勵羣臣

事下部

董其昌云世宗時倭亂用兵里居士大夫史際等有  
助餉者聖書褒獎進階進事起惟際國公沐昌祚及  
炯而已士大夫固有因官致富金穴銅山田連州縣  
會不忌捐一文錢濟國家之惡者猶使坐致高官如

某等自謂得計  
其人賢不肖何如也

○四夷館少卿胡來朝請京兵邊兵更調以練膽勇

高汝拭曰國初重兵聚京師天下有事外兵不能制者則出京軍討之謂之天兵嘉靖時虜犯京師輒多調邊兵入衛恐邊兵之輕京師也不得已則調山西遼東者入援可也又不得已則調延綏若寧夏則已遠况甘肅遠在萬里者乎不然暫以邊兵入衛而亦暫出關營兵分戍諸邊卽一二年而營兵與邊兵同矣今營兵多而不練虛費無益願令邊兵輕京師立國家之利哉

○命賜張承胤謚巡按御史張銓奏言奴酋罪在必討又言大將以克敵爲功一死豈足以塞責以朱子綱目定夙難之品張承胤正在喪師辱國之例不當于世蔭予謚○革李維翰之職爲民○賜楊鎬上方劍勅聽其



皇明法傳三朝卷之八  
便空行事。○戶部主事洪啓初奉差李校言黔滇當加  
意存恤恐有意外之變。

紀要日時議謂楊綰工丁媚虜排敗張鑑鳴果  
于勳民飾功楊綰世宗准賜南無時事可知已

○議徒寬奠子女于遼陽。○兵部員外董承詔言唐九  
節度之師潰于邕州以無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  
遼事尚多可憂。